



善提樹下的釋迦

★培風譯★

二千四百餘年前
的二月從七至八
日的時間。

悉達多太子（三
十五歲）坐在前

正覺山的菩提樹下的石頭上，沉緬于冥想。

強烈的風，呼呼地刮着，那是午後的黃昏。

突然，不知那兒來一道燦爛而奇怪的光輝，其中現出耶輸夫人與王子羅睺羅的倩影。

夫人：（憂鬱的臉譜上，掛着一絲笑容，婀娜地走到太子的身旁）哎！這樣壞的天氣，在這樣的地方幹什麼？

太子：（默默地就着冥想，可是臉色顯得很不安的樣子）。

王子：爸爸！爸爸！

夫人：您在這兒做什麼？噯！回城裏去吧？我們大家每天都在盼望着：您今天會回來麼？您明天會回來麼？大家整天都伸長頸子盼望着您的歸期。您看，我為盼望您回來，已經盼望得精疲力竭瘦弱到這步田地！

王子：爸爸！快點和我們回去吧？

夫人：真的，您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？（啜泣）！

王子：爸爸！馬上就回去吧！爺爺也在那兒候着您呢。

夫人：父王是怎樣地在等待着您，請越早回去越好。

（正在會話的當兒，明朗的天空，突然黑了下來，太子的父王釋飯王忽然出現）。

父王：悉達多！您為什麼不給我快些回來？自從不見了您以後，我每餐的飯都喫得不知味了，甚至向來最愛喝的酒，也喝不下去了。

夫人：要使他老人家安心，還是希望您早些回城裏去。

父王：悉達多，您看耶輸羅的樣子多可憐，您難道一點也不感動嗎？您看好不容易才撫養大了這麼可愛的羅睺羅，難道您一點不疼愛嗎？

太子：（漸漸地被煩悶與苦惱煎熬着）。

王子：爸爸！為什麼這老子老不講話呀！

父王：悉達多！為什麼老不回答我？悉達多！悉達多！

太子：（低着頭叫喊起來）！

（忽然傳到銅鑼的聲音，舞台黑了。父王，夫人，王子的影子已經消失了。不知什麼時候，橋陳如，跋提，婆婆，摩訶男，阿說示五人，已經進來。有的坐着，有的靠着。舞台又發亮起來了）。

太子：喔！好討厭的夢！好久沒有見過的夢，不知還有什麼暗示沒有？（寂寞地一笑）哦！還是這麼好的太陽在照着。（停了一下），雖然這樣地天天日以繼夜地苦修，可是腦海中，終歸仍然是一片空虛。（略停，好像沉思什麼似的）哦！這樣，確非這樣不可：一定要稍為休息一下，否則，好容易才想通一個問題，却立刻又消失了。自言自語自嘲着）。

（橋陳如等五人開始講話）

一：我自奉陛下的命令給太子這樣侍隨以

來，已經五個年頭了。

二：做了隨從的我們，這樣地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出了家的。

三：我出家已經四年了。

太子：真的，在這悠長的六年中，繼續不斷的苦修，還是沒有得到接近真理的光明，實在令人悲惱！

四：總算托了您的福，瘦弱得竟積下這樣的一副皮骨。

五：就是連想的氣力也沒有了。

太子：不，現在所要想的就是那個，我體力的日見衰弱，好像精神也變得遲鈍了，徒然苦修，想過分地磨折肉體，反而不是趣向妙覺的正道啊！

二：可是，到現在是不是要停止苦修呢？

一：那末好容易才一直苦修到現在，一旦停止，豈不是全功盡棄嗎？

太子：為了開悟最後的大覺，不得不注意肉體的健康。

三：為什麼到今天才說這些話呢？

太子：我剛才做夢才看見。看見耶輸羅與羅睺羅的樣子，印證我心理的不健全，因而才

牧女獻乳圖

本刊資料室



深深地體驗到體力的頹唐對於道業是很有影響的。不，一定這樣不錯（快要從石頭下來）

（天氣漸漸熱起來）

四：這麼一來，今後到底要怎麼辦呢？

太子：我打算先到尼連禪河的淨水中沐浴去，一洗六年來的積垢。

五：呃！真的要沐浴嗎？

太子：我打算立即就去。

（太子向河邊走去。滑倒了，爬不起來。這時意外地，在大路旁遇見妙齡美麗的村長的女兒難陀婆羅，手裏拿着牛乳瓶走近太子。）

少女：唉！受傷了沒有？（扶起）

太子：（一面微笑着）謝謝您，沒有什麼。

少女：您是誰？您的樣子太疲憊了？大概是長期苦修，積勞所致吧？

太子：（不好意思）很慚愧前後六年了，可是還沒有體證真理。

少女：已經六年了？啊！可是你的體魄太弱，路都走不動了。幸好那個瓶子裏有鮮乳。雖然不多，可是請您接受我的這一點供養吧！（向前二三步，把瓶子取來）

太子：那末，我就不客氣領受下來。

少女：是的，請喝別客氣。（呈上）

太子：很好！感激得很！（很喜歡喝）

一同：（五人中一面驚訝！）喔！這是怎麼一回事呀！

太子：味道真好！您們也請怎樣（勸）？實在好，身心靈活多了，胃口也很舒服，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呢，感激極了！

少女：噢！這一點點東西，實在不成敬意！還用着道謝麼？

一同：恐怕是墮落了，實在叫人看不順眼！

太子：啊！看着元氣的恢復起來，可以到河裏去了，六年的垢穢，得洗掉它。（踉踉蹌蹌地）

少女：很危險，請注意啊！（要扶太子的手，退

場）。

（出家的五人，慢慢地開始大罵起來）。

二：骯髒得很，是怎樣一回事呀！

三：還不是墮落了嗎？

四：苦修六年又有何用，現在不是整個都完了嗎？

五：人心太難測了，那恐怕就是決心與覺悟吧？僅幹了六年就受不了了，還有什麼話可說？

二：想不到我們大家，以前給他當衛護一直就當到現在，可是太子竟這樣就停止了修業，看着他的墮落，難道還要給他做衛護嗎？

一：那是當然的！（停）不錯，從前有主從不同的關係，才有衛護他的義務，可是現在我們大家都是共同的修業者了！今後如果還是固守情誼而長此下去，甚至向在一處，那我們的待役生活，何時才能停止？同時也許會形成他一樣的墮落哩！

四：對的！這問題，果然那樣，那我們這些年所無有間斷的苦修，豈不是都成泡影了嗎？所以，我們還是去找一個理想的環境，開拓一個新的苦行林吧？

三：這樣好極了！不過，要緊的是墮落者還沒有回來之前逃走吧？

二：對！對！墮落者，已經是用不着照應了。

五：好，快走，立刻就出發吧！

一：唉！在這個時候，他要回來的。嘿！快跑吧！

一同：快快走！（一面催着一面倉忙地跑）

太子：（太子比以前，更加精神奕奕地回來。鳥兒也在快活地歌唱着）

太子：此刻的內心好像完全重新復活過來。聽到鳥的聲音也特別清脆。天地間的一切好像活的一樣。我的靈魂也好像已接近了曙光；新的熱血在沸騰，胸格中彷彿充滿着喜悅。我差不多要舞起來了。啊！太可喜了！大歡喜的世界，好像已接近眼前。是

的，是這樣，非這樣不行：現在正須要靜靜地就于冥想。（爬上石頭）

（很長的時間，鳥聲悅舞）

太子：（莊嚴地）是的！我還是肉勝呢？還是靈勝呢？或者還是靈肉一致的非世相不行呢？（慢慢地堅強起來）還是善勝呢？還是惡勝呢？還是黑暗失敗？還是光明勝利呢？真把宇宙分開，大宇宙中是要戰爭的。

（此時忽然聽到淒厲的雷聲；天空漸漸地黑暗下來，俄然魔界大王魔羅首羅率其部下共四五人，同時出現，四面八方包圍着太子。）

魔王：悉達多！我正有事要找您。據謠言：您現在已站在正覺破曉的面前，要向一直支配這個世界到今天的我們挑戰。到底是否真的？果然實有其事，這未免太愚笨了，我是特地來給您糾正的。

太子：您是誰？

魔王：您還不知道我嗎？我就是魔界的大王魔羅首羅。（威風）

太子：（從容地）啊！原來這樣，可是，我不過是一個渺小的出家人。夢想也想不到與您挑戰呀！

魔王：您自己雖無存心向我挑戰，然而助你的正神却企圖侵入我們的領土，與您真正向我們挑戰有什麼不同？

太子：我不過只知道追求真理之道而已。

魔王：不，您這種認真的態度，是如何地使人敬佩，但是，在您還不知道世間是什麼？世間之中並不照您所想像的那樣四四方方的道理。那不過是您在青時的夢想，不久的將來，您要全部後悔您的苦心是如何的愚笨的。反之，人的一世之中，是多麼的恬淡，有趣。所以毫無意義的勞苦，請您從今天起，斷然停止了可以嗎？

魔一：您的國家固然不大，可是您不是一國堂堂的太子嗎？若回到迦毘羅城，不知多少人服侍您，一切隨心所欲，有什麼不自由

，有什麼不愜意？

魔二：沒有什麼不滿足，可不就是自由，幸福的福人嗎？你有什麼不平？為什麼要幹這無聊的勾當？

魔三：這種傻瓜的修行，好結束了，趕快回城裏去吧？太太和孩子是怎樣地掛念你，盼望你！

魔四：玩有美女服侍，喝有醇酒嘉餚，這樣幸福地過一輩子，還不就是追求人生最理想的大真理嗎？哦！立刻就回去吧。

魔二：到底在這悠悠的六年之中，發見了什麼真理？我們從前也會像你這樣盲目地不斷地追求過所謂真理，結果，發現它與人生毫無關係，於是才全部把它否定，把它拋棄，回到現實來，可是到今天，這樣反而感到痛快！

太子：真實的真理，決不給與精神薄弱的人。我只知道向我自己信仰的目標追求。

魔王：你在追求夢！在現實的世間上真正可稱為真理的東西是不會有的。十人十色，百人百色，人心不同，各如其面。一個人所思考的真理，在遼闊的三千世界之前，究竟有何權威？

魔三：在此無限的天地，在此永遠的世界，以朝露式的人生壽命，而想追求永久不變的真理，是聽膩了的廢話！

魔一：真的，像這種毫無意義的舉動，白白空過一生，不知及時享樂，是多麼的可惜！多麼的傻瓜！

魔四：對的！真理，真理！實實在在的真理立刻就可以找到嗎？縱使那是真實的真理，以人的一點點力量這麼容易就能覺悟嗎？老實說，這種事情，要以人的力量來實現，不論如何是不可能的，那才是真正的真理，此外，世間上還有什麼真理可言？

魔二：廢話不說了。總之，修行這種事情，不要再想了，快快回城裏去吧？

太子：謝謝！可是我的出家，決不是沒有意義的

事情。付出我的生命，盡量追求真理，解放生老病死的桎梏，而達到大快樂大自在的彼岸，就是死也不離開此地。

魔王：哈！哈！人類既然生到這個世界上來，老病死的必然過程，征服得了嗎？那不可能，那是自然的法則。你太傻瓜了，這點事情總不懂，什麼叫真理？什麼叫道念？

太子：（緘默）
魔王：不，如果這樣教你還不懂，那就聽你去盲從，去自找煩惱吧！



圖女魔軍魔伏降下樹提菩在尊世迦釋
一室料資刊本一

（魔王粗魯地領着四個部下閃地走了。天空突然又明亮起來，慾染，逸人，可愛的三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魔女，且舞且歌地出現了。眯眯含情的嬌羞的媚態，像蝴蝶一般包圍着太子，頻頻掀着面紗和各式透明的舞服，在輝煌的光照中婆娑起舞。）

（這時最好唱下面的歌。合唱時人數越多越有趣。歌異常悲壯。舞時，要時緩時速，越複雜越好。最好有鋼琴

或凡阿鈴伴奏）。

一、唱呀！唱呀！

我們的世界是歡樂的，一面舞，一面唱。在青春美麗的時候；

二、跳呀！跳呀！

我們的世界是喜悅的，一面醉，一面跳。在青春沒有失敗的時候；

（三個舞女頻頻伸手撫捏太子的雙頰，時而撼起舞衣婀娜起舞，時而嬌態百出，以刺激太子的肉欲，擾纏着欲破壞太子的堅固道念。一舉一動都裝出濃厚的放蕩的表情，極盡迷誘的能事。）

（不久歌舞同時停止，三個豔裝的魔女，包圍着太子，說出下面的話）

（這場面，什麼時候光線暗淡了下來，微弱的光線下，能部分映照，更是有趣。）

女一：真真是這樣一位堂堂的美男子啊！

女二：這個世界簡直沒有看見過像他這麼英俊的青年。

女三：他真是全天空第一個美男子！

女二：傾天竺所有的美貌女郎，看見了太子，沒有不為他而神魂顛倒的。

女一：不！不！簡直見到他就要發狂了。

女二：對的！同時，又是這樣的年青！

女三：在此時此他像這麼地，美的一個人，該不是裝作的吧？

女二：確實不是裝作的美！

女一：太子！請到那邊去，好嗎？

女三：狂歡的世界在熱烈地向你招手了！

女二：嚶來吧！

女一：太子馬上來吧！我領您來吧！

女三：太子！太子！（走近去，以艷體靠着太子的身體）。

太子：滾！惡魔，（忽然大喝一聲）

（半秒鐘後，銅鑼大响。三個魔女立刻

消失了，接着在黑暗中起了猛風，雷電交加，世界好像快要毀滅的樣子。就在這時，大魔王再度率領大軍出動。

魔王及魔軍，全備武裝，身披甲冑，手持各式武器，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，望之戰慄！不久魔王「吧」地叫了一聲，各種武器一時齊向太子射擊，真是槍林彈雨，加以每次都夾雜着凄厲的雷鳴電閃。而太子却泰然不動，好像不知道的

樣子，依然眺着冥想。在這種緊張的局面之下，「撲」地一大猛烈的光明，在太子身旁一亮，魔王的軍隊解體了，各式鋒利的武器，變成了紅、白、紫、藍……各色各樣的花朵，在花光相映中從天空繽紛而下。魔軍將在太子的真理和威力下屈了膝；逃的逃，哀求懺悔的哀求懺悔！狼藉不堪。天地霎時之間又變成光明的世界，觸處盪漾着光輝。太子安詳地打開眼界，以福慧圓滿而露出勝利的微笑。

太子：（慈和的聲調）現在一切煩惱已全消滅，心胸像蒼空般的晴朗，一點灰塵也沒有。前情的日影還沒有達到神識無碍的境界，開悟妙覺的極果。願永久的光明停在我的懷裏；在我的內心中永遠是和平的，我立刻變成大宇宙的兒子，我這樣渺小的生命，遍滿于三千大千世界，交感融合成爲不朽的大生命。

（天空彷彿又再度明亮起來。在晨空發白的時候，一面放射着強烈的光芒，一面與燦然的晨星相映。又晨星的光輝更與太子的瞳光融和而「撲」地爆開，火花噴滿于宇宙。）

太子：（如被觸動了靈感似的，伸出兜羅綿手，敏捷地叫）啊！光！（立刻又回復原來的靜態而緩緩地）大慈大悲的光明！（不用說，週身都被皆大歡喜的情緒佔據了）

男女：（什麼時候忽然出現的，各各說着下面的話）
太子被靈光搖動了！
「開悟了大覺了！」

「是已經具足一切智慧而成了佛陀了呀！」
「就這樣完成了偉大的佛陀了！」
一同：贊美吧！贊美吧！快來贊美吧！

太子：大慈悲的光明洋溢在我的胸臆！喜樂的光明閃耀在我的週圍。在三千大千世界中也普遍着慈悲與喜樂，自由與和平的光輝。
（天空漸漸亮了，在銅鑼的熱鬧中，大家起立合唱：禮贊佛陀。）

（歌開始時很寧靜。從三句至四句很平水那樣狂歡達到了最高潮）
一、風雨止，
星照耀，
黑暗中深閉；
大千世界的長夜，
還未亮！還未亮！
二、諸佛出，
世和平，
光明徧十方：
一切衆生迷夢，
皆蘇醒！皆蘇醒！

太子：（慈詳地坐着，如飲了妙覺醍醐）啊！這緣証覺的妙趣，從我歸魂深處，從神秘的宇宙深處，滾滾無限地湧現出來。現在三

本刊最近似乎犯了一個毛病，就是長稿多，短篇少。這使編者頗費躊躇，並不是說我們不要長稿，但一本刊物總不能盡是連載，讀者大概也會有同樣的感覺吧！因此，我們要求作者大德，多賜二千字左右的短篇佳作，來調劑一下！不過，如果是趣味性的長稿，仍舊是歡迎的！因爲我們重在接引初

編後記

學讀者，至少要做到不使他感到太枯燥了。

本刊的短評欄園地公開，歡迎大家講話！但要避免攻訐私人，或近於罵街式的批評，要公正、扼要、善意的，建議性的，無論是對教內或是教外。
本期中的一篇文藝和幾篇散文遊記童話，都寫得很好，我們歡迎愛好文藝的佛教青年多

千大世界之中，只我一人知道這幽玄妙趣的大真理。這是何等的喜樂呀！何等的愉快呀！這是無上的唯一的喜樂，和悟入寧靜的定境而遊涅槃的境界。（暫時瞑目凝思，不久又強調地）可是，如果觀察大地受苦芸芸的愚笨不知自覺的一切衆生，在生死鏢鏢的苦煎中，不能不悲懷如焚，深感不安。想到這兒，如不同情哀愍，是怎樣的殘酷和不應該啊！是的，三界是我的東西，一切衆生是我的兒子。我怎能卸却度生的責任，坐視衆生受苦而不救？應該勇敢奮起大慈悲心，決定盡此一生貢獻於一切衆生的救化。即使一人或多人，也視同我子，非從火宅的無常的世界中拯救出來不可。這是我最初的動機和本願。對的！我再也不能這樣的凝然不動，不能老坐在石頭上了。非越快越好地濟度有緣衆生不可。啊！爲我長久遮擋雨露，驅除暑熱的苦提樹啊！再見吧！爲我長久做禪子的石頭啊！再見吧！一切樹木花草，一切土地，一切飛禽走獸啊！一切……再見吧！（下了石頭從容地走了。退場！）

（大合唱，歌音洪亮！幕下）（幕）
四三、一、廿五、譯於汐止。

編者

反正我們不想跟一般文藝大家去爭短長，同時我們也不願作無聊的盲評。一向就荒蕪了的佛教文藝園地，僅僅開闢了一小部份，我們不忍加以摧殘，前途仍是一片荆棘，正待我們繼續去開墾，努力吧，佛教青年們！一個成功的文藝作家，也決不是偶然一舉便成名的！培風法師譯的劇作，非常流俐！他已師譯的劇作，非常流俐！他已

本。編者先答讀者感謝！

最後報告二點消息：一年一度的佛誕又將屆臨，我們雖然不準備出專號或是特輯，但仍盼望有關佛誕的文字，惠予點景，藉以慶祝！同時本刊準備在下一期起，特闢佛教青年四衆介紹專欄，先從本刊的編輯委員或特約撰稿者開始，最好希望佛教青年們互相介紹，每人以二百字爲限，歡迎投稿！